

廖燕论稿

姚良宗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廖燕论稿

姚良宗 著

十 031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粤新登字 (09) 号

责任编辑：杨 哲

照片摄影：林超平

廖燕论稿

姚良宗 著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乳源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6.3125印张 150千字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5361—2015—X/I·146

印数：1—3000册 定价：13.80元

序

赖龙福

廖燕，清初广东曲江县城（今韶关市区）人，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学者，又是进步的思想家。我有幸与廖燕同乡，又长期在曲江工作，在空余时间，喜欢浏览评述先贤张九龄、余靖、廖燕的文章，从中开拓视野，增长知识，吸取精华。我常为曲江古代出了这些名人而感到高兴和自豪。

《廖燕论稿》，是姚良宗同志关于廖燕《二十七松堂集》研究的文章结集。其多数篇章曾分别在韶关师专、韶关教育学院、韶关大学的学报和《粤北文化研究》上发表，部分文字还是第一次使用。迄今为止，这是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廖燕的专著。

姚良宗同志，50年代在中共粤北区党委、韶关地委办公室工作，常到曲江马坝、樟市、龙归等地，或参与重点工作，或从事调查研究。80年代，他在韶关师专工作期间，甚至于90年代在韶关大学退休后，又从事廖燕研究，并取得研究成果。总之，他为曲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现承他送来《廖燕论稿》书稿，要我写序，使我感到为难。谁知阅后，却感奋不已，又以能一吐为快。

廖燕谢世至今，已有291年了。期间，沧海桑田，天翻地覆。曲江也同全国各地一样，无论自然景观，还是社会风貌，都已焕然一新，今非昔比。廖燕西河旧居附近，原是一片荒凉：“荒径雨昏时过虎，孤村日午乱鸣鸡”；如今，却已变成街巷交错、楼房林立、人来车往、繁华热闹的韶关市区之一隅了。

然而，廖燕笔下描绘的某些景物，至今仍依稀可辨。如大南

滂沱过后不久，在浚武两江汇合处，登高远眺，眼前依然出现一幅“清浊东西一任流”的画面。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有一定道理。我们不能也不应割断历史，而应对历史文化遗产，采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科学态度，批判地继承，使之古为今用。

我们从《廖燕论稿》中，可以看出，廖燕下列三种精神，很值得探讨和借鉴。

清初推行科举八股制度，成为童生中举当官，安身立命的必由之路。廖燕却在考取秀才后不久，竟声称摒弃之，专攻诗古文词，身体力行，倡导博览“天下奇书”，熟读“无字书”，创作“性灵文字”，力争“起衰救敝”。时人迷信鬼神、算命、风水，供祀诸神像佛像。他却声称违俗异尚，把家中供奉的诸神像烧毁；又禁止家人打钟鼓，敲鱼磬，诵佛经；还破除旧俗，自撰考妣合葬墓的墓志铭；等等。他这种勇于移风易俗，推陈出新的创新精神和表现出来的决断行为，堪称清初思想解放的典范，实在难能可贵。

清初文人学士崇尚空谈，不务实事。廖燕在《端溪贻石记》中，给予针砭：“世不求实而惟名是取者，皆此类也！”他又竟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死于清廷刀下的金圣叹鸣冤叫屈：“其祸虽冤屈一时，而功实开拓万世，顾不伟耶！”他这种勇于伸张正义，彰善瘴恶的无畏精神和表现出来的果敢行为，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廖燕为了建功立业，著书立说，多次离家出游，足迹遍布祖国南北，历尽险阻艰辛；甚至于临终前一年，还先后到羊城、东莞，募刻文集；等等。他这种勇于征服困难，尽心尽力创作的敬业精神和表现出来的坚韧行为，实在令人感奋跃起。

《廖燕论稿》，系统地论析了廖燕在文学、哲学、史学、教育、伦理、文艺批评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意义。这就为我们全面地了解、评价廖燕其人其书，批判地筛选、吸取其精华，作为解决

今天改革开放出现的新问题的借鉴，提供了一份真实可靠、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同时，廖燕早已闻名全省、全国，甚至日本的学术界，经久不衰。现全国有多间大学的专家、学者，在研究他的著作。为此，出版《廖燕论稿》，对于推进廖燕研究，弘扬曲江历史文化，提高曲江知名度，促进曲江今天旅游业和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必将起到一定作用。

特写此为序。

1996年9月3日写于曲江县委院内

注：赖龙福同志现任中共曲江县委书记

目 录

序	赖龙福 (1)
廖燕其人其事	(1)
廖燕与“二十七松堂”	(14)
廖燕与“岁寒三友”	(19)
性无善恶 行重于知	
——廖燕的哲学思想	(26)
道德非天生 义利须兼顾	
——廖燕的伦理道德观	(37)
严师出高足 博览辨是非	
——廖燕的教育观	(44)
文即道也 道外无文	
——廖燕的文艺批评观	(49)
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	
——廖燕散文的思想意义	(58)
傲骨应难谐 翰墨展戏谑	
——廖燕散文的艺术风格	(69)
胸次隐丘壑 笔底翻波澜	
——廖燕诗作的艺术特色	(78)
廖燕在三藩战乱时的思想变化及其诗作特征	(94)
满腔悲愤发 无理却有情	
——《吊六烈女》赏析及其他	(103)

波澜起伏 清新自然

——《游野圃记》《山中集饮记》浅析	(110)
一组从求仕到归隐的交响曲	
——《旅怀》六首的意蕴	(116)
勘破行藏尚欲何 此生赢得住岩阿	
——《山居》诗选十首辨析	(126)
廖燕评传	(135)
廖燕年谱	(158)
后 记	(188)

廖燕其人其事

廖燕（1644—1705），原名燕生，字人也，初号梦醒，后改号柴舟，是清初广东曲江县城（今韶关市区）人。一生布衣，埋头著述。著有《二十七松堂集》，并流入日本印行，被推崇为“明清八大家”^①之一。目前，国内外都有学者在研究他的著作。

生平简议

廖燕 10 岁入塾读书，十八九岁参加岁、科考，被录取为诸生（秀才），取得了乡试资格。

25 岁，断然摒去时文，毅然专攻诗古文词。他读完“破产”买来的“数十百卷”^②书之后，30 岁，又离家至羊城，在藏书甚多的某故老家读书。“期年，读其书几遍。私念曰：‘可矣。’而世不谓然，岂售之者异耶？”^③

33 岁，适“三藩”战乱进入第三年（1676），“遥怜四野多烽火，翘首长空桂影愁”^④，痛感“文字无所用，意亦不欲以文字见，因裂冠慷慨投笔从戎”^⑤，参加清军，随军北上。在戎马倥偬间，“无事学书，几壁皆黑”^⑥，“无书可读，因就石板作书。数月，板为之穿”^⑦。当年除夕，解甲归里。翌年，惨罹兵燹，妻死女亡，孑然一身，西河旧居被焚，仅存四壁。屈居年余，又不得不迁居城东故里，搭茅屋数椽，生活其间。于瓦砾中辟地种菜自食。在浇菜空隙，“则以书为课，遇树根、菜叶、台阶、竹墅，即书之，不

独纸也”^⑧，故练就一手好书法，所写草书，“状如古木寒石，笔笔生动遒劲”^⑨，片幅值数金。

廖燕从此过着担任塾师、读书写作、诗文应酬、种菜植树、偶尔行医的田园生活。他一生中，除少数年月生活较困苦外，一般还算过得去。甚至如 1694 年“韶民大饥”^⑩，“今大约在城饥者十室而二，附城饥者十室而三，居乡饥者十室而五六”^⑪，他“早租无收”^⑫，而全家还“幸获不饥”^⑬。看来，他常年似有所积蓄，如中年欲移居英州（今英德市），晚年还筹划在广州买屋定居^⑭。未果，乃修葺“二十七松堂”。同时，他生前自筹募集资金刻印诗文集，不下于 7 次。

廖燕又时而离家出游，如游览名山大川，结交达官名流，寻访野莽异人，时时处处在用心读“无字书”（指天地万物，社会百态）^⑮。这是一箭双雕的目的：既意欲开拓视野，丰富提高创作；又旨在以奇计取仕，甚至欲赴阙上书，改变士习，企盼在仕途上立大功，成大业，显大名，而不甘于“伏岩穴槁项而死耳”^⑯。他一生中，除 49 岁似曾在乐昌县（今改市）署内任某闲职几个月以外，都是布衣，自由自在，曾先后 14 次下羊城，五往粤西、南宁，五出大庾岭外（两度方出岭而折回），耗尽心血，历尽艰辛，却在仕途上处处龃龉碰壁，次次挫折失败，终于落得个“壮岁期功名，不觉至白首”，“浮生过半百，所事无一成”^⑰的可悲结局。

他直到 56 岁，才决然绝意仕进，作七律《辞诸生诗》一首和《辞诸生说》一文，藉以明志。从此隐居，埋头著述，直至辞世。

1921 年印行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在“廖燕”条中说：“及长，抗节不仕，以布衣终。”此后，台湾出版《中文大辞典》，又原封不动地加以引用。这与廖燕的思想、经历不符，实误。很显然，廖燕生于清，卒于清，既非明末遗民、遗臣，又非抗清志士；既非弃官不仕，又非有仕不为；只是本为清朝诸生，多年求仕不得，至晚年辞弃诸生，并绝意仕进罢了。怎么能说成“抗节不

仕”呢？1985年编印的《岭南历代诗选》说：“入清后，不肯参加科举考试，以布衣终。”“入清后”的说法，也是不恰当的。

有的书和有的文章，说廖燕“家贫好学”（《辞海》）；是“一个穷书生”，“此后（引者按：指续弦后）十余年，他的生活稍趋安定”，“晚景是很凄凉的”（《试论廖燕的生平、思想及其艺术成就》）；甚至认为，“他终生在蔬食断烟的穷困生活中研究学问，创作诗文”（《中国文学发展史》）等等，这是与廖燕实际情况有出入的，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对廖燕生平，似有通过考据商讨，以求得正确而统一看法的必要。

狂狷奇士

廖燕生前死后，都有人指他为“狂”¹⁸，甚至推崇他诗文的人，也称他为“所谓古之狂者”¹⁹，也有人称他为“圣门狂士”。他自己常感到“无可与语者”²⁰，自称为“疏慵放诞”²¹，意即“狷狂”，作《狂简说》而歌颂之。《论语·子路》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称他为“狂者”，非他真病狂，实为超凡脱俗的狂狷奇士。从总体来看，他不愧为一个有真知灼见的学者，能推陈出新的散文家，敢抒真情实感的诗人，有独特见解的文史哲评论家，有叛逆精神的思想家。所谓“狂者”，主要“狂”在他言行离经越规，违俗异尚，不为有的时人和后人所理解。

在文人以科举为安身立命的清初社会，对科举、八股，人争趋之若鹜，朝夕求之惟恐不及。而廖燕被录科后不久，却宣称“习八股非读书说”²²，揭露八股的弊端，弃之如敝屣，只专心致力于“世不谓然”的诗古文词。

更有甚者，南宋以后，朱熹及其理学得到统治者特别推崇。明

太祖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定为开科取士的标准。清沿明制，康熙帝更是吹捧朱熹上了天，说他什么“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而廖燕却睥睨一切，著文多篇加以批驳^②，把后世诸儒的《春秋》注解，斥为“管窥之见”^③，宣称“朱注之谬误极多，果可据耶”^④！而且把矛头直指封建帝王及其创立推行的科举制度。如指责“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⑤。他还勇敢地著文抨击当朝时政，揭露论策的弊端^⑥。

所有这些离经越规，违俗异尚的言行，怎不被人视之为“狂”？！而这正是廖燕高于当世一般文人学士的根本标志。

在清初以尊儒兼崇释道为统治阶级思想的社会，世人除尊孔尚儒读经之外，则普遍崇仙佛，敬鬼神。而廖燕除崇儒尊孔外，还重道敬老庄，对仙佛鬼神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

他指出：“若依释教，使天下人尽绝嗜欲，不数十年而人类尽灭矣。其教之怪僻荒谬，自不必言。”^⑦

他给佛像以辛辣的讽刺：“金像非佛，佛或松石，以佛供佛，谁是受者，四万八千，一齐合十。”^⑧他又付之于行动，勇于破除习俗，把家祀神像烧毁，只供祀廖氏祖宗牌位。^⑨

他宣称“世无真仙”，讥讽神仙亦属“势利”之辈，从来都是只献媚于帝王，而对“吾侪”却不屑一顾。^⑩

他指责堪舆家以歪理“愚人”，怒斥迷信堪舆者“以父母骸骨”作为“求功名富贵之物”，或停棺不葬，或葬而复迁的可恶行为，从而引用古今事实，以论证地理与枯骨与活人的祸福无关。^⑪他批评韶俗“浅葬”法是“甚陋者也”^⑫，力主“人子不幸亲亡”，当“落土为安”，“死欲速朽”。^⑬他一反习俗，不假朝廷恩荣，不要某官某公撰文，而自撰《先府君墓志铭》。

他又不信相命说。认为，“命”者，“岂年月日时之谓耶？若论年月日时同者尽多，而富贵贫贱寿夭悬绝何也？！或谓‘刻数不

同’。余曰：‘刻数已无干支可起，何命之有！’”^⑤

所有这些离经越规，违俗异尚的言行，怎不被人视之为“狂”？！而这正是廖燕高于当世常人的主要表现。

在清初顺、康两朝，清廷一面竭力宣扬统治阶级的思想，推行开科取士，又在 1679 年诏举博学鸿儒，以笼络感化人心；一面又采取防微杜渐和暴力镇压的手段，以抑制反清复明思想的蔓延。金圣叹死于顺治十八年（1661）“哭庙案”，是被清廷套上“动摇人心倡乱，殊干国法”的罪名而殒命的，实质上是出于清廷的这种政治需要。同年发生“江南奏销案”，株连 13000 余人，也是如此。两年后，即康熙二年（1663），又发生了震撼全国的“明史案”。多数文人学士慑于文字狱的无比残酷，且如“莫须有”“三字狱”高深莫测，防不胜防，便只好纷纷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八股、训诂、考证、音义等工作，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文化科学的发展受到较大阻碍。

而廖燕在金圣叹死后 35 年（1696），却敢于走访他的故居，因莫知其处，乃作五古一首吊之^⑥，并为他作传^⑦，给他鸣冤叫屈，给他以极高评价。如说：“高才遭物忌，行僻俗人嗤！果以罹奇祸，遥闻涕交颐！”“其祸虽冤屈一时，而功实开拓万世，顾不伟耶！”

此时，清廷虽已采用怀柔为主，镇压兼施的统治策略，但廖燕的这种言行，依然有冒坐牢杀头的风险。这在当世常人看来，如果不是狂，又是什么？！而这正是廖燕离经越规，违俗异尚，高于当世常人的一种具体表现。

廖燕无书不读，尤其善于读“无字书”，日积月累，博学识广，精于孔学，又猎取诸子百家精华，在文艺、教育、哲学、美学及对历史人物评价方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因此自命不凡，异常自负自信。他除服膺孔丘、韩愈、欧阳修、王源及魏禧等极少数人之外，在他心眼里，表现在诗文上，可说是前无古人，今无俊杰，甚至后无来者。如说：“六经删后谁堪继？一代文成已独

知!”³³“报君笔墨可无负，谱入吾诗君亦古!”³⁴他抨击明“后七子”诗文之弊，在于“填砌雕绩”，“而遂谓之诗可乎”³⁵！指责“李于麟、王元美之徒以其学毒天下”³⁶，宣称“八代之文敝，韩欧起而救之。今日之文敝，吾党起而救之。救之当必有出于韩欧之上。推而极之，于三代太古，皆可自我另辟一天地”³⁷。

这些有抱负、有追求的话，在当时难免被人看作狂妄自大；敢说这话的人，就难免被人看作“狂士”了。连他好友朱渠也说过：“余观柴舟之为人，卓立人表，豪气不除，有不可一世之概！”³⁸他自己却深切地感到：“此道寥廓，无可与语者。每与人言，只可言饭食可饱，酒饮可醉，过此便大惊讶，以为不近人情之谈。近世文人之陋，莫此为甚”³⁹。

而这正是廖燕离经越规，违俗异尚的一种自然表露，也是一个必然结果。

廖燕既是如此高奇自负，热心于功名，但又一直怀才不遇，不为统治者青睐起用，就难免愤懑填胸，无可发泄。于是，他请人在“二十七松堂”的壁上，绘制了四幅图：一是杜默哭庙图，二是马周濯足图，三是陈子昂碎琴图，四是张元昊曳碑图。他醉后无聊，便对图呼叫，或大笑痛哭，或鞠躬拱揖，或捉襟倾谈，以消胸中块垒。他以此为题材，作杂剧《醉画图》，又对此四图分别作了图赞并传，藉以讽世抒情。如《杜默哭庙图赞并传》说：“嗟神犹可感，独不能感世之衣鲜而食肥者乎?!”直刺大人先生，毫不手软留情。

他醉后种种情态，酒醒后句句讽刺话，在当世常人眼里，必属非疯则狂，而这正是廖燕离经越规，违俗异尚的自然表露，确实是与众不同。

廖燕处理人际关系，也是如此。他曾慕名拜访羊城海幢寺阿字和尚，不意受到冷落，便甚感不悦，作书抒发愤懑情怀，竭力揭露世称大人先生之齷齪卑鄙情状⁴⁰。他又以文集数卷，呈韶州樵

关部司韩宗岱，不料十余日无回音，因愤而上书，争辩士之位卑而品尊，道重而势卑，不应以爵禄势位而轻视天下士。⁴⁸

廖燕的高奇自负，刚正不阿，于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清初那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廖燕只能得狂名，并以布衣终其生。

著作状况

廖燕一生埋头著述，究竟著了多少书呢？

公元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廖燕44岁。他在一篇《补郡志艺文志》中说：“余则有已刻未刻《二十七松堂集》二十余卷，《诗集》一十余卷，《柴舟别集》若干卷。”

据查考，他生前刻印的诗文集有：

- 一、1680年《二十七松堂文初集》2卷⁴⁹。
- 二、1682年《二十七松堂集》并附小品文93篇⁵⁰。
- 三、1686年《二十七松堂诗课选刻》⁵¹和《曲江名胜诗》22首⁵²。
- 四、1690年《二十七松堂集》若干卷⁵³。之前，已刻印《柴舟别集》和《柴舟别记》⁵⁴。
- 五、1694年《二十七松堂集》⁵⁵。
- 六、1704年《二十七松堂集》若干卷⁵⁶。

此外，廖燕在1678年编成《丁戊诗》⁵⁷似曾刻印，因澹归曾为此诗集作序⁵⁸。

廖燕逝世后，先后于1738（清乾隆三年）、1862（日本孝明文久二年）、1928（民国十七年）编印发行了《二十七松堂集》。

民国版为十卷集。计有：目录一卷，除篇目外，有序5篇（含《自序》1篇），廖燕传、铭各1篇，字迹1幅；文七卷，共369篇。其中，分论辩32，说记57，序文40，书信90，传铭、杂著

75, 疏、跋、书后 69, 传奇 3 种共 5 出, 以及其他 3 篇共 78 则; 诗二卷, 共 551 首。其中, 五律 146, 七律 130, 五绝 87, 七绝 106, 五古 50, 七古 32。

以此十卷集, 与《补郡志艺文志》所说已刻未刻的相比较, 则可知不少诗文已经散失了。在此十卷中, 有序题而无诗文的, 屡见不鲜, 可知这些诗文也是散失了或尚未收入。

据笔者初步查考, 现存于广东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二十七松堂集》, 大体共有五种版本。即: 清康熙版、乾隆版、民国版、日本文久版, 以及手抄本。各版本编次卷数互有异同, 基本上是按不同文体诗体分卷。康熙版 18 卷, 有文无诗。乾隆版 22 卷, 有文 18 卷, 诗 4 卷。民国版 10 卷, 共书序、目录等合 1 卷, 文 7 卷, 诗 2 卷。日本版 16 卷, 与康熙版一样, 有文无诗, 也没有《传奇》5 出。至于手抄本, 北京图书馆抄本 20 卷, 有文 14 卷, 诗 6 卷。北大图书馆抄本有文 19 卷, 诗集不分卷。广东中山图书馆抄本共 22 卷, 有文 16 卷, 217 篇; 诗 6 卷, 411 首。另有《柴舟别集》1 卷, 含传奇 4 出, 王源《廖处士墓志铭》1 篇。

按各版本辑录总篇数进行对比, 除乾隆版等未统计, 无法与之比较外, 计: 民国版有文 370 篇 (含卷首 1 篇《自序》), 比康熙版多 46 篇, 比日本版多 25 篇, 比北京图书馆抄本多 10 篇, 比广东中山图书馆抄本 (含《柴舟别集》) 多 149 篇。诗, 民国版共 551 首, 比北大图书馆抄本多 11 首, 比广东中山图书馆抄本多 140 首。

由此可见, 民国版辑录的诗文较完善, 但错漏字较多, 特别是编次不够科学。同时, 诗文都有缺失。如清同治编纂、光绪重修《韶州府志》卷二十六中, 有一首《榕皋晚眺》遗漏了。载于康熙版的文章 2 篇, 乾隆版 3 篇, 日本版 1 篇, 共计 6 篇, 民国版也没有收进去。

因此，为保存研究历史文献，对于《二十七松堂集》，很有必要重新校点整理出版。

古今评说

对廖燕《二十七松堂集》，也如对廖燕其人一样，在他生前死后，给予是非毁誉评价的都有，不一而足。

最早鼎力称誉廖燕诗文的，当推南明“五君子”之一金堡（后出家当和尚，取名今释，号澹归）。他赞扬廖燕为“杰出韶阳之士”，“其诗苍秀骨重而神不寒，复登作者之堂”^①；又称颂“廖生手笔岭表雄，摩青欲峙双芙蓉”^②。廖燕“由此名震粤东”^③。

名满天下，被誉为“宁都三魏”之一的魏礼，阅评了廖燕 18 篇文章，评价很高，亦颇中肯。他评《明太祖论》说：“绝世奇谈，发前人所未发。柴舟议论佳者甚多，当推此篇第一。”《性论一》是一篇“真有功圣门文字”，“其眼光识力，直透孟氏以下论性诸贤脊背”。《续师说一》是“千古大文”。《上吴制府书》，“自昌黎公后，仅见此文”。《令粤诗刻序》，“于篇末一点，妙，妙！便胜作谈公一本传。大家笔墨，洵非凡手可及”。

扬名江浙，号称“凤鸣朝阳”的丘际可，阅评了廖燕 6 篇文章。他对《范雪村诗集序》的评语是：“作《五经》以配五岳五湖，作《四书》以配四渎四海，岂非千古奇谈！柴舟议论多发前贤所未发，此尤为未经人道语，自非奇胆奇识，安能道得只字。”他认为，廖燕《性论一》“论质不是性”，《性论二》“论情不是性”，“俱发前人所未发”。

“岭南三大家”诗人之一陈恭尹，评《书邑志学校后（代）》说：“柴舟凡文皆然，虽欲不推为古文中第一手不可。”评《罗桂庵诗集序》说：“人真妙人，文真妙文。”